

# 王道的人生

陳則東

## 貧而鬻之父瘋母病

香港「人生」雜誌創辦人王道，原名雲生，旋改名雲，四十歲後，復改名爲道，字貫之，蓋取孔子「吾道一以貫之」的意思。民國六十年三月六日不幸積勞病逝於香港法國醫院。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同聲哀悼，出殯之日，靈堂前擠滿了

見他生活片斷及細微末節之處，有許多爲外人所鮮知者。現在把它寫在下面，俾供國內外學術界以及中外廣大讀者們之瀏覽，期能對貫之生前的德業志行，有更深一層的瞭解與認識。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我這種作法，當然不是僅僅發潛德之幽光，亦所以慰故人在天之靈也。

教授、學者、作家、宗教界人士、學生以及「人生」的師友們，向着遺像作虔誠的敬禮，默默地祈禱這位畢生盡瘁文化工作的鬥士，終於息肩歸去道山，不再爲紛擾塵世而操心慮患。像這種身後哀榮，對死者來說，並不見得有所光寵，但以一孤高獨立之布衣，能得如許高級知識份子由衷的崇敬，却不是金錢祿位所能買得到的。讀『生王之頭，不若死士之隴』之句，殊令人穆然神往！

貫之生長在福建永春的西北角，靠近德化的鄉下。由於家境困難，在五歲那年，就被他父母以一百元代價，賣一半給他同姓的伯父母爲養子，貧而鬻子，雖不算一回什麼事；但是他的父親却因此而瘋了好多年，生母亦由此而終身唸佛。有一次，他父親瘋性大作，竟把古德院的佛像搗毀，一時動了公憤，與師問罪，後來經他母親磕頭求饒討情，才僅罰他家重塑一尊金身，其餘由五姓捐募公款重塑，才算了結。但就這樣，所有家大小七口所賴以度活的一點田地都賣光了還不够，還要東借西湊，才得塑造完工。

。讀了兩年，已經唸完了四書，和幼學瓊林，千家詩等書。到了十歲，又轉到一個鄉塾裏讀書，讀的是詩經，書經和註解。這時比較懂事，不再像從前那樣吵着鬧着要回到自己家裏去。在十二歲那年就停學在家，幫同大人做活計，有時上山拾柴，有時下田割草插秧。後來有一位族叔介紹他至一所高級小學就讀，那位校長名活水、字清如，是一個道地的讀書人，對貫之頗加賞識，經常對他講解中國古代讀書人的故事，如管寧和華歆割席、范仲淹「斷齋畫粥」、以及胡安定的「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類故事。貫之的一生爲人，得力於這位清如先生居多，我們在讀他哭清師一文中，可以想見其師生之情誼。

但不幸這位愛護有加的清師第二年就從軍去了。雖然在臨走前夕，一再叮嚀他刻苦讀書，力求上進、併重申人子孝養父母之道、如「無違」、「色難」、「幾諫」、「志養」、「祿養」等種種道理。同時聲明在每學期一定寄去二三十元，供他的學費和書籍費之用。於是轉入育賢小學



，接着升入省立第十二中學，一直捱到中學畢業。在他所寫的「隱痛」一文裏，許多辛酸故事，不一而足，在天真未鑿中所表現的一片孺慕之忱、真是一字一淚、一句一血，令人惋惜不置！本文不過是摘錄其片段而已。然而貫之的因心衡慮，於此可以想見了。

### 書生無策負米挑柴

在貫之中學畢業的前一年，東路軍入閩、永春公開設立縣黨部，當被派為學校黨部的籌備人，看到了一些宣傳小冊子之後，腦子裏充滿了革

命意識，到處寫貼「打倒土豪劣紳」，「剷除貪官污吏」一類的標語。並率領同學請願，反對當地民軍和縣政府的苛捐雜稅、初生之犢不畏虎，表現得有聲有色！幸好那位清如先生在福州任新編軍連長，怕他在地方上惹禍、致函勸其投考軍校、因之，在中學畢業時，未及領到畢業證書，就匆匆離開了永春。這一陣時代的風，把這位青年的身心吹向外馳，當時意氣昂揚，認為革命青年應當爾爾忘家、公爾忘私、只要有志氣、有抱負，就不難鵬程萬里，出人頭地了。據他自述：自民國十六年離開家鄉，到民國三十八年去國之前，總共回去過七次：

第一次是在民國十八年，

當他正要投考軍校時，適值孫傳芳過江，龍潭大戰，未獲如願，當在江蘇省政府農工廳充任記室，不久應鄭淑麟先生之邀，回閩任新二師（師長盧新邦）政治部中校秘書，月入百餘元、除衣食零用和買書而外，餘均分別寄回生養父母，儘管其父母來函拒絕，關照其留作結婚之用，但他仍舊按月照寄；當時貫之無其他嗜好，個人花費有限、同時天性純孝、不像一般人子，不顧父母之養者所可比也。在政治部工作了一段時期、因故離開、這時他已嚐試到了宦途的滋味，革命

意識漸覺消沉，學會了抽煙、喝酒、打牌等不良嗜好，回到家裏之後，又因其養父母不諒解，以致心情更感苦悶，不久，即移情於交女朋友，談戀愛，心有所注，遂把家事暫置一旁。

第二次回家是在民國廿一年。這是和他第一原配笑塵女士結婚之後，一同回家省親的。由於仕途的不甚得意，雖然在「閨房之樂，甚於畫眉」的佳期中，仍然帶着一付鬱鬱寡歡的神色，因之在家鄉住了不久，也就相率離去。到了民國廿二年，因為地方派別關係，處境困難，十九路軍入閩，一時風聲鶴唳，居民相驚伯有，稍些有政治色彩者，恐怖成份愈多；貫之為了安慰兩邊親心計，遂攜同笑塵再度回鄉，約住了半年之久，這是貫之在家住得最久的一段日子。第四次是在民國廿三年。那時貫之正任福建第四區行政專員公署參事，在政治上較為得意的一段時期：適值其父母六十壽誕，此一行政區轄有興，泉永三屬，各處朋友頗多，蒲田張太史，（琴）晉江林進士，（醒吾）惠安汪孝廉（昭陸）等，均有詩文題祝，盛極一時。到了第二年，專員公署合併，貫之又攜眷回永，過着「幽居無所營，空樽愁絕倒」的生活，不久，也就隻身過赴南京，另作仰事俯蓄之謀。

民國廿五年夏初，他的原配夫人笑塵女士逝世，貫之回到家裏治喪之餘，又得悉其恩師陳清如早已駕返道山的噩耗，這一打擊對他太重了！「落葉荒上思托鉢，含珠明月欲沉淵」，在嘔血臥病中，成了奄奄一息之人，雖經各親朋友好多方勸慰，終不能解其胸中積鬱，「下有孤雛上老



二十四歲青年時期的王道先生，時在民國二十一年，攝於福州。



親，天意獨存憂患身」。終日沉迷在苦吟之中。這年秋天，勉強摒擋一切，隻身重赴南京，在作者寓所住了三個月，才至上海市財政局服務。迨抗戰爆發，又從上海回至閩北某機關服務，廿七年冬，接其三哥來信說：父母在十月間相繼去世，便棄職回家廬墓居喪，備極哀痛！嗣因福建籌辦青年團，他認為這項工作，在抗戰建國中，可以誕育新的生命和新的力量，於是應邀參加。廿九年外派到漳州服務，二十年調訓赴渝，卅一年回閩，和沈醒園女士結婚後，又匆匆赴渝，直到



王道與沈醒園女士結婚照

三十七年春始回到家裏。劫後重逢，當然不勝欷歔感嘆，似乎人生的悲劇已經和時代的悲劇結合在一起。這時大盜竊國，金陵瓦解，領袖退休，中樞領導乏人，而法幣貶值，生活幾瀕於絕境！「四面寒風嘯竹樓，荆妻爨洗日蓬頭，書生無策全飢溺，負未挑柴只自謀」。（黃沙溪雜詠之一）其情緒之低落，心情之沉痛，可以概見。

### 任天下人之求其非

貫之幼年頗自負，經常說：「文章報國，祇是讀書人不得已的作法，也是退一步的想法，真正讀書人的胸襟，是要有致君澤民，撥亂反正，出水火而登衽席的宏願。」他非常羨慕范仲淹，王陽明胸羅甲兵、以及文天祥，史可法那種忠義磅礴，臨危不變的人物，隱然以小范老子，第二陽明自居。不知者目為狂妄，實則他的才略，的確不亞上述諸人，祇是遭遇不同而已。他在民國二十五年所上最高當局的建議書：內容計有進賢黜佞，廣開言路，團結禦侮等項目：廿九年復撰有「抗戰建國綱領」一書，長達三萬餘言，對於改革幣制，穩定金融，各項都有獨到的見解，煌煌大言，可說是一代歷史性的文獻。惜乎君門萬里，均壅於上聞，這不僅是貫之個人的損失，也是國家的莫大損失；讀「古來才大難為用」之句，我不禁為貫之惜，又不禁為天下與貫之一般遭遇者惜也！

民國三十九年八月，貫之由菲律賓回到香港。這時河山易色，中樞退保台灣，知道時移勢易，以他的個性，已不適合在仕途上謀求發展，祇好退一步採取讀書人不得已的作法——文章報國。於是籌備創辦別具風格的「人生」雜誌。談到創辦雜誌一事，人人都知道；第一要「錢」，第二要有廣大「銷路」，才能立得住脚跟。貫之除了在菲律賓募得一部份基金外，可說是赤手空拳，毫無其他準備。但是貫之雄心萬丈地說：「漢高祖以一泗上亭長，崛起丰沛而為天子，朱太祖以一皇覺寺僧徒而消滅胡元，國父孫中山先生手無寸柄，奔走革命，終於推覆滿清，創建民國，天下事祇問你有沒有決心，有沒有勇氣？其他均可不加顧慮！目前邪說橫行，人心陷溺，正賴吾輩書生負起鐵肩担道義的責任，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畏首畏尾，還談得上讀書人的抱負嗎？」他這一篇開場白，打動了在座參與會議的人，個個眉飛色舞起來，而這一塊「人生雜誌」招牌，也就在民國四十年一月十六日掛了起來。

當時作者亦在香港，深深知道他們的經濟情況，不要說創辦一種毫無基礎的文化刊物，就是平日三餐都成問題，因之口雖不言，心裏很為他擔憂，懷疑這個呱呱墮地的人生雜誌，它的壽命究竟能維持多久？實在未可樂觀。果然，發行不到三期，（當時定為旬刊，每月出版三次）稿費就無法籌措，而他又是硜硜然守信的人，絕不願意在文稿來源上打秋風。尤其寫稿諸人都是鼎鼎大名的文化巨子，如錢穆，唐君毅，錢賓四諸先生等，在香港文壇上有無比的德望，貫之那裏肯



輸這口氣！當時他的夫人沈醒園女士事前未徵求他的同意，私底下把僅有的全部金飾送進了長生庫，才算渡過了這一難關。

貫之在創刊辭中說：我們在人生旅途上摸索體驗所得的關於人之所以為人的幾點認識有如下述：

第一，我們認為人乃宇宙萬物之中心。儘管宇宙萬物是先人類而存在，但宇宙萬物之真被認識卻自有人類始。人類在自然科學中發現宇宙之偉大與人類所處地位之渺小，因而養成謙虛的態度，這可以說是人類的進步，因此以人類為宇宙萬物的中心，雖不是物理上的必然，卻是事實上價值上所當然的……。

第二，我們認為人就是人，不同於物。人生就是目的，不是手段。人之所以不同於其他動物，就在於人具有智慧能創造機器，發明主義等等。來滿足其生存慾望，實現其人生理想；因此，我們認為凡是由人所結合的集團，都不應把人當物，把入之所以為人與人類社會之所由維繫的人性與人道加以滅絕。……。

第三，我們認為人是第一存在，階級只是第二存在。先有了人，才有階級與階級意識。因此只能由人來決定「階級意識」，不能由階級意識來決定人。舊制度發生了毛病，我們可以廢止舊制度，另外創建新的制度，但不應用殘酷的手段來消滅或報復生存於舊制度下的人。反是，只有使階級的對立日益尖銳，使人與人間的壓迫日益慘酷。

第四，我們認為每個人都有向善的可能和為

惡的可能，因此由人所結合的任何社會與集團，都是兼具有善的本質和惡的本質，也就是各有其光明與黑暗面。由於人類的眼睛只能看到別人的缺點，不能看到自己的缺點，所以很多個人與集團每以自己為絕對的美，以別人為絕對的惡。這種缺乏內省與自覺所產生的偏執，正是人類社會一切紛亂的最大原因。……。

第五，我們認為有所愛，然後有所恨。我們不能因為世界上有可恨的人有可恨的制度，而遂鄙棄仁愛，正像我們不能因為血液中有毒素，而遂要排除身上的血液。……因此我們認為只有盡量發揚人類的優點（愛），去從事一切改革，才能使目的地（理想的社會）愈接近；倘若儘量擴大人類的弱點（恨）去從事革命，只有使目的地愈距愈遠。……。

第六，我們認為人類社會的進步，是靠着每一代人繼續不斷的努力，而每一代的人亦只能擔負「繼往開來」的任務，不能創造「空前絕後」的奇蹟。我們對於任何主義學說，都只能像彌勒所說的：「存一說以為是，而任天下人之求其非，惟無可非乃以為是；不可主一說以為是，而禁天下之人言其非，吾之所是乃不可非。」如果說憑一人的智慧或者憑一代人的努力，就可以把過去數千年的思想文化完全推翻，那實在是太過誇大，而在事實上也是永遠無可能的。……。

### 大匠規矩不使人巧

他本此宗旨和志趣，從事人生雜誌的耕耘，

毅然以振起儒家立人達人的精神為己任。日與海

內外志趣相合的師友相呼應，夜則篝燈著述，為正誼明道的喉舌，凡編輯，校對，發行等工作，皆躬自任之。毫不顧及生活的困難，與工作的辛勞。人生，也就這樣在和他夫人沈醒園女士的合力耕耘之下，支撐了整整二十年。這種精神，確非尋常人所可及的。只有一個篤實的學者，才會這樣弘毅的熱忱。在近代雜誌刊物之多，不可勝數，而能無詭無偏，始終中立不倚，為文化，為人生，為學術，作正言與讜論，而又能支持到二十年之久，屹然作狂流中之砥柱者，卻只有人生雜誌。正因其起衰繼絕的嚴正立場，故風行所至，遂為海內外學人所推重，視之為海上文化的堡壘，而貫之亦遂成爲這一文化堡壘的號角手。

人生雜誌立場嚴正，與夫陳義之高深，有如太羹玄酒，不能投合一般低級趣味者胃口，故其銷路不能廣闊，爲了彌補虧累，有人勸其降低水準，稍稍迎合低級趣味的潮流。貫之夷然不顧地說：『大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我這樣的幹，本是在不毛之地作播種，原不作穰穰滿車的豐收希望，但能有一二顆種子，得到泥土氣息而苗而秀而實，我的心便已安慰。若降格求售，乃是市儈的行爲，爲經濟而變節，這不是良心所容許的。』可見其守道不貳的精神，是非普通學者所能企及的。

中華民族所以淪爲當前歷史悲劇的主角，乃由於數十年以來，傳統文化學說之被腐蝕，被蔑視，於是一般覬覦高位，不擇手段的野心家，便得乘間將西方譎詭怪幻的蠶說，爲麻醉，爲篡奪。因之，中華民族被規制，而淪入黑暗地獄之中



。怎樣來消除這黑暗，惟有張明燈，燃火炬，保存部份的光明，以待曙曦之來臨。因此，他不顧一切困難，毅然決然的創辦人生雜誌，繼承孔孟以仁為中心的道統，發揚以人性為尊的學說。在其論中國的文化一文中，他以為「道的本體就是生，除了生，就無道的可言。道的作用在仁，天覆地載，使萬物各順其性，各得其所，各遂其生，人類社會，也應效法其博大無私，才能使人類各得其生，各適其性，各得其所，而有博愛觀念，而有人與人間親善關係的建立，即是仁的簡樸意義。道的精神在誠，誠便是仁與智與勇的原動力」（原文見去國集）二十年來，人生發表的文字，不下三千萬言，皆為有關文化學術，道德倫理之文，這在人生雜誌廣大讀者，都有深刻的影響，無庸費辭。惜手這片廣大的文化園地，現因園主撒手塵世而一直荒蕪在那裏，甚盼在港的「人生」師友能合作担任此一任重道遠的文化担子，擬定計劃，使「人生」得以繼續定期出刊，俾這位以身殉道的文化鬥士，得以瞑目於地下。

談到貫之性格，本是一個很樂觀，很豪邁，很洒脱，尤其軼儻俊逸，不拘小節的人。可是由於遭遇的拂逆，時代的困擾，使他過着「未老頭先白」的憂患生活。他有「卅五述懷」一首詩：「艱危過後總尋常，苦樂酸甜一例嘗；逆境陶鎔真氣節，難題醞釀好文章。筆飄不廢千秋想，心力尚堪百事忙。悟得此身安放處，做官日短做人忙。」他雖然竭力抑制自己，不使其走入頹唐消極之境，但環境逼人，始終不能擺脫操心慮患

的意境。因之，終其身憂患多而歡樂少。不過他夙根尚深，加之敏而好學，在正心誠意方面，早已打好了做人的基礎，所以始終不曾流為阮籍猖狂的形態。他平生嚮往三種快樂：「做人內省無疚，言所當言，經所當行，一樂也；處世不伎不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二樂也；居家有良師益友時相往還，有好妻子朝夕相處，三樂也。」（去國集第一六一頁）他本無意做一個文人，「但現在階段」，他說：「我卻想做幾年的道地文人，憑一張口，一枝筆，到處勸人做『人』，到處喚醒人生莊嚴的自覺，儘管天翻地覆，這一點志趣是不會改變的。」

### 殉國殉道擇善固執

他這份「人人把自己當人，人人把別人當人」的自省自覺，開宗明義，寫在「人生」創刊辭裏，後來且成爲新儒家運動的骨幹。談到政治，他「認爲一個新時代的國士，應該是器足以載重，誠足以慮遠，志足以持久。」一個新時代的國士，在其不斷工作中追求理想，應了解：「工作是道德，忙碌是幸福，懶惰是罪惡，空閑是墜落。」他以「春風」，以「鏡」，以「水」喻國士的整个人生態度。「春風」呢，「如果說『天地之大德曰生，』那麼春風就是生的本體；如果說『萬物是上帝創造』，那麼春風便是上帝的靈魄。」而「鏡」呢，「它始終是內精明而外渾厚地靜默無言，它的目的，只希望你它在它的面前，發現自己內在的毛病，而不是把一切毛病迅速改正過來。「水」呢，「它最初只是度量力地汨沒

了一些污濁，洗滌了一些塵埃，但到了它與江海合流波瀾壯闊，巨浸稽天，誰也不能阻止它的前進，天大的障礙物，都在它的巨浪中捲沒了。而他的結論是：「我們可以說：春風是仁，鏡是智，水是勇。國士應該是具備智仁勇而貫之以誠。以後，在「人生」上，智，仁，勇，誠，得到了高度的發揮，尤其是「鏡」喻，在其力作「爲仁由己之道德實踐」篇中，發揮得更縝密，更積極。以上僅按其平生概略而言，下面再舉出幾件事實以證吾言之不虛

（一）不願枉道干人：在貫之一生中，有許多機會可以飛黃騰達。民國十七年有某巨公大夫人七十壽辰，貫之代其主管撰了一篇祝壽詞；駢四儷六，典麗禱皇，堪稱傑構，頗爲某巨公所賞識，立予召見，欲畀以主任秘書名義，貫之年少氣盛，看不慣那付官僚嘴臉，當即婉辭道：「鈞座栽培，理應追隨鞭鐙，以報知遇；無奈疎懶性成，不諳諸媚之術，深恐有負雅意，請從此辭。」立即颺長而出。民國廿五年，某院長舉辦詩鍾，題爲「燕子」，「張良」分詠式，即上聯詠燕子，下聯詠張良也。當時參加文會者，均係飽學之士，詎意揭曉時，貫之竟榮膺榜首。上聯是：「高潔不嫌寒士第」；（詠燕子）下聯是：「虛榮難繫老臣心」。（詠張良）某院長甚爲嘆賞，欲羅致幕下，貫之以其年老顛頂，爲羣宵所包圍，不願與之爲伍，拂袖而去。就此兩事觀之，雖稍嫌高傲，但潔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其氣節實有足多者。

（二）不因貧賤易操：貫之在京時，曾落拓一



時期，寫了幾篇文章，又遭退回，心情非常惡劣！一日，有一同鄉饋以法幣五百元，貫之訝然問曰：「君欲何為？」鄉人囁嚅而言曰：「某公爲兄素識，且爲兄所敬佩，今遭人構陷，淆亂視聽，殊堪痛恨，知兄筆鋒犀利，擬請撰一文稿，約三數千字，文體不拘，祇要能擊倒對方，洗清某公清譽，箋箋此數，卽以爲兄壽，聊備客中之需……」貫之攘臂而言曰：「某公雖爲我所素識，但並非我所欽佩；我責難之不遑，焉能爲其所收買。君亦太小覷我矣！不是看在同鄉分上，當飽君以老拳！」言畢，將其逐出門外，自此不復齒其爲人。在飢寒交迫之中，而能却不義之財如糞土，所謂「士窮見節義者。」足於此覘之。

(三)不爲惡勢低頭：香港環境特殊，魚龍混雜，有許多刊物爲歹徒所收買，貫之在艱苦奮鬥中，寧可咬緊牙關，從未接受此項來路不明之津貼；有時更遭受意外恐嚇，謂如不改變貴刊作風，當餉以衛生丸，以示報復，蓋利誘不成，欲脅之以威也。(此係民國四十九年貫之回祖國觀光時，對予親口所說，并述其處境之困難，非言辭所能形容云云。)貫之應付此類情事，經常以不變應萬變，并揚言說：「人生」宗旨是勸人爲善，戒人爲惡，其目的爲崇正黜邪卽是維護正義，關距淫辭邪說，雖臨我以刀鋸釜鉞，亦甘之如飴，彼雖握有鐵彈，銀彈，終必爲我紙彈所粉碎也。」又說：封疆大吏，有守土之責，文化人士，也有保護文化堡壘的義務，殉國與殉道，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擇善固執，死守善道有如此者。」

### 血氣方剛嫉惡如仇

(四)不屑阿諛邀寵：民國三十五年，貫之由渝返閩，道經百門時，曾玩了一段時期。一日，應某同鄉午宴，座中多半爲趨炎附勢之人，而某同鄉又爲一大言不慚者，貫之幾度促予離席，予爲應付門面計，勸其稍安毋躁；席罷，某要人提議作方城之戲，那位主人忽發宏論道：「博奕雖屬小道，但地位不可不重視，予等皆特任以上要員，如果與薦委輩作對壘，雖不能說有玷官箴，至少與身分有關。」言時，以目遍視坐客。貫之忿然作色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這是孟老夫子所下的定義。今日貴公館既非朝廷，談不上爵之高下；在座各位鄉先進，除某老外，閣下亦僅居末座資格，而且混跡廟堂，尸位素餐，毫無建樹可言，「年高德劭」四字，更不能落在閣下頭上。今日深悔叨擾郇廚，回去恐不止作三日嘔也。」言已，強牽予衣而去。在稠人廣衆中，予人以難堪，似非危行言遜之道，然其嫉惡如仇，使魍魅魍魎之徒，無所遁形，亦大快人心事也。以上所述，係貫之四十歲以前的事，爾時血氣方剛，不無過火之處，然其崇氣節，尚俠義，重然諾，以肝胆照人，以忠信待已，可說是與生俱來，而非一朝一夕造成的。

### 王郎天壤友誼永存

民國十七年，予供職江蘇省農工廳。一日午後，至花園散步，忽聽假山石後，有人高吟「無端狂笑無端哭」之句，予思此時此地，竟有人無

病呻吟，殊覺可笑，急趨視之，乃一十八九歲之落拓青年。詢及姓氏，方知其爲王雲生(貫之原名)，談吐不俗，且磊落豪邁。予長貫之三歲，兩人年齡，相差無幾，頗有相見恨晚之感，遂訂交焉。自此在散值後，輒把臂遨遊，詩酒遣興。未幾，貫之辭職赴閩，餞行後，親送至下關車站，依依不捨，幾至泣下，貫之作色曰：「兄年未三十，應豪情萬丈，胡惘惘然作兒女態耶？予一笑置之。民國二十五年，予供職軍委員軍法處，貫之來京應第三屆高等文官考試，榜發無名。又值斷絃未久，既抱安仁悼亡之痛，又遭劉賁落第之悲，情緒至爲惡劣，終日沉緬於酒鄉！曾作七律悼亡詩多首，中有「斗室孤床天上月，殘縑斷墨墓中人」之句，蒼涼沉痛，不堪卒讀！住了三個月，適徐桴先生任上海財政局長，招往佐治，予又送其上車，臨別黯然神傷，貫之以手指予鼻曰：「京滬朝發夕至把晤匪遙，胡仍作兒女態耶？予聞之，不禁破涕爲笑。」

抗戰軍興，予供職軍法執行總監部，三十年秋間，貫之至重慶中訓團受訓，數日盤桓，淺斟低酌，擊鉢聯吟，燭剪西窗，共話巴山夜雨，此爲予與貫之訂交以來，最富有詩意之一段時期。不久，予調職湖南省政府，貫之特由青木關趕來送行，此次臨歧話別，貫之亦不勝楊柳依依之感，互道珍重而別。

勝利還都之後，予寓南京中華門里廊巷親戚家，一日正在作蒲樽之戲：貫之忽似飛將軍自天而降，輕拍予肩曰：「還都伊始，百廢待舉，終日埋首博奕之中，豈書生報國之素志耶？」詫其



何由知予住此，答以默師告之。半月後，貫之由京返閩，予仍送至下關火車站。

三十八年大陸沉淪，予由閩低港，適值貫之計劃創辦『人生』雜誌，曾撰遊戲性文章若干則，刊載『人生』。兩月後，予即來台。貫之親自送予登輪，並堅囑至台後共同為『人生』之發行加油努力！此時貫之已決意以下半世精力從事文化工作。來台後因工作繁忙，前後祇為『人生』寫過十多篇稿子，屢次去函却酬，但貫之仍按時匯到，却之不恭，誠愧對良友矣。

四十九年秋，貫之隨同香港文化界同仁來台觀光，在其返港前，曾力勸其將『人生』發行事宜移至台灣；個人一面工作，一面致力『人生』發行。貫之告以在香港發行較在台灣適宜，不到萬不得已時，決不改變初衷。翌日送其登機時，黯然對予說：「時局瞬息萬變，今後有無把晤機會，恐是問題？望各自珍攝！」當時予僅報以苦笑而已。不料此第六次分別，竟成人天永隔也。

貫之性本豪放，不拘繩墨，在三十歲以前，活潑如天矯神龍，嗣以懷才不遇，加之中年喪偶，接二連三的打擊，豪情壯志，遂不免消失殆盡，於是豪飲狂賭，用以消磨日子，有一次，予奉命出差（時內人正值歸寧），給以三十元作伙食費用，因為他的堂叔瑞超亦同住予家，爾時物價低廉，經濟客飯，只須三角左右，有三數十元，兩人決不致挨餓，不意公畢返寓，兩人臥在床上，默不發言，予訝問其故，其叔瑞超曰：予等兩日不食矣！予問何以致此？瑞超曰：伙食費已進入別人荷包裏了。予問是否被小偷偷去，貫之啞

然曰：早被我孤注一擲了。於是偕同至餐館大吃特吃，貫之在酒後，立成七言絕句一章：「雀戰由來仗手風，偏偏不幸遇郎中……而今也學顏淵樣，苦對簞瓢嘆屢空。」予亦和以一首云：「隆準還鄉唱大風，豪情盡在短歌中；男兒應作如斯想，說甚簞瓢嘆屢空。」真摯，坦率，無絲毫機心，渣滓，和芥蒂，像這種友情，迄今思之猶如口嚼甘蔗，愈咀愈有味也。

貫之性雖固執，但富同情心，一次在馬路上遇見一位告地狀的青年（粉筆在地上寫字告貸，俗稱告地狀），貫之趨前問之，知為福建龍岩人，一時觸動鄉情，當即贈以法幣十元，助其買棹回鄉，青年謝之。過了幾日，貫之又在新街口，見其告地狀，責問其何以還不回鄉。青年答以路費不夠，貫之遂親自送至下關，並代他購了一張到上海的火車票，另給廿元作回鄉路費，在貫之認為仁至義盡，送佛送到西天了。回家後舉實以告；予笑而不言，貫之不悅曰：「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夏禹又說：『塗之人可與為善。』兄為何不贊成此舉呢？」我說：「並不是不贊成你的高風義舉，而是上了騙子的當了，」貫之似甚不以為然。一星期後，予在辦公室忽接白下路警察分駐所電話，要我前往保人，至則貫之垂頭喪氣地坐在那裏；原來貫之經過白下路時，發現那位青年依然沒有回鄉，仍在幹着老本行，貫之一時氣忿，摑了他一掌，以致扭打起來，被崗警帶至分駐所，以互毆理由處以罰鍰了事，但須覓保開釋；後經予說明前後情形，分駐所巡官始將貫之無條件開釋，將那位青年押送管訓去了。

貫之回到家裏，悻悻然說：「現在我相信荀子『性惡』之說有他的見地了。」我乘機勸慰道：「性還是善的，這次所發生的事，並不是你的錯，也不是青年的錯，而是社會所造成的錯。試想以一個失去家庭教育的孩子，本來就是一疋白布，一旦進入五花八門的大染缸，又怎能不染上五顏六色呢？他所以一再博取你的同情，那是採取『君子可欺以其方』的老法子，連到鄭國子產都受過校人的騙，你又何必引咎自責，甚至懷疑孟子性善之說呢？」貫之聽後，才稍稍釋然。這雖然是貫之社會經驗不夠，但其動機是純潔的。孔子說：「觀過斯知仁矣」我於貫之亦云。

總之，貫之是具備多種條件的人，他是一個十足的孔孟之徒；但他見義勇為，急人之急，又跡近墨子的兼愛；以他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來說，更饒有武俠的精神，他的文章經濟以及憂時傷亂的詩作在在言近旨遠，深入淺出；其孤芳自賞，不願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與屈原同一性格，而其終身顛躓，復與屈原同一命運。以貫之抱負與其才略，倘使其翼贊廟堂，展其經綸，其事功實未可限量？或再多活幾年，俾能在文化工作上有所努力，其對人生貢獻，又豈是目前數量所能評估！今既扼其才於前，復促其年於後，又烏能不怨蒼穹之憤憤耶？爰以昔年所輓之聯句，作為本文結束：

從文章見氣節，從肝胆見性情，四三年縞紵聯歡，夜雨巴山成一夢；  
為衛道作干城，為漳瀾作砥柱，二十載身心卒瘁，黜邪崇正足千秋。